

# 剃刀邊緣

唐育玉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，還似舊時遊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！  
南唐李後主望江南

作者識

簾外是連綿不斷的細雨，屋簷的雨水，的的滴滴顯得很有節奏地，從早晨滴到黃昏，又從晚上滴到天明。

三峽，雨季中。

這座山城，自正月到現在，太陽就像是古時的名媛閨秀似的，從沒有露過面。

天空，永遠是陰沉沉地陪襯着徹骨的寒氣和絲絲的冷雨，眼界盡頭，除了若隱若現的山巒外，只是白茫茫一片。

我愛雨天的陰沉，它能使我捕捉到更多的靈感。我常漫步在細雨籠罩中，覓尋那失落的詩句。我愛作詩，雖然我作的詩只有自己讚賞。

今日，趁着春雨如絲的詩境，我又一度的徘徊在雨中。「是誰在雨中尋趣？難道也是覓尋詩句嗎？」

突然間，我發現溪畔的杜鵑花叢裡，停立着一個少女，我不願使這畫面，有絲毫殘缺，我站在較遠的地方去欣賞這天然的傑作。「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床，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，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在蓬窗上，說甚麼脂正濃，粉正香。如何兩鬢又成霜，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——」隨着冷風送來了失落的詩句，我感到茫茫然不知所去。

「萬法無常，五蘊皆空，還是

求慧命的延續吧！別再貪戀流雲似的富貴功名了。」又是一陣更微弱的聲音掠過我的耳旁，頓時使我悟解人生空相，我不願再逗留再歸途。

「育玉，你的信。」我一踏進門檻，媽就遞了一封信給我：

茲定於X月X日上午X時為夢谿於X精舍落髮圓頂大典並特聘X大法師為剃度師除夢谿俗家父母外並請X三年西窗友好參加以資紀念屆時務請光臨指導

三寶弟子夢谿頂禮  
啊！我一口氣看完了這張請帖後，整個人都像麻木了，眼前呈現着一張屈強的面孔，他是我們三年患難之交的朋友啊！現在，我將失去了他！

「育玉，怎麼了？」我不願再說話了，其實當時我一句也說不出來。我把信遞給了媽看，我已沉入回憶中：

「夢谿是我的同學，同時和我居住在山城裡。他是個藝術的瘋狂者，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。天性多愁善感，又豪愛大自然。他的家自前年定居三峽以來，這兒的山水樹木，石頭泥土都成了他的戀人。每次的葉落花開，他都像失去知友似的傷心，也正因為如此，更造成了他的多愁。在校中嘴裡整天都掛着

什麼無常啦！出家啦！「尼姑」的雅號，早已被好事的同學晉封他了。

「育玉，快去勸勸他吧！出家不如在家好！」媽也頗傷感地催促我去夢谿家裡。其實這是多餘的，夢谿是個倔強的孩子，主意既定，挽回的機會就太少了。唉！爲了同學，我只有去一趟，成敗在天！

離開了家門，望着前面的十字路口，無情的細雨，打濕了我的頭髮，我徬徨了老半天，不知向那條路走！

「唐育玉！」正當我茫然然不知所去的時候，我像發覺救星似的找尋剛才的聲音，只見田老師和紋玉從車站走來！「你知道夢谿住在那裡嗎？」田老師很慌忙地問道。

「八張里！」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，便帶他們往我們的目標前進。一路上三人都沉默得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只聽見沙沙的脚步聲。

「就在前面了！」只見一座新起的平房，後面依靠着一座草山，屋右有一條潺潺的流水，前院種滿了杜鵑和玫瑰，花兒大概受雨水長期打擊，一朵朵都像懷了嚴重的心病，屋的四週都是叢叢的修竹環繞着。

「夢谿，快開門！」還沒有行到門口，我便高叫着。

「田老師，紋玉！」夢谿站在門口，很驚奇的說。

「夢谿，我們今天是專程來看你的。」田老師帶着關懷的口吻說，我們在夢谿的招待下入了屋坐。

「田老師，什麼事呀！」夢谿

手腳搬運石塊，發掘泥土……後經捐助，單單一呼，各處大德紛紛襄助，單單一呼，各處大德紛紛多因緣的和合，就這樣建起了樂生院數百難友精神寄托和勤修之家的「棲蓮精舍」。過去，耶教亦曾在樂生院裏建立一座禮拜堂。但見精舍踞立衝要之處，所以透過院方，想以相當金額要求精舍拆遷他處。但我難友誓死不允，他們才慢慢放棄此念，惟其教每於施捨物質時，引誘入教。所以難友們難免時常受到許多無謂的委曲。可是這樣並不更趨鞏固，更加堅強。唯有使他們的難友們偉大的精神。

在迴龍寺午飯的時候，樂生醫院的賴醫生告訴我：「瘋病如非長期生活上的接觸並不容易傳染；近代醫學進步，治愈率已經大爲提高，實際上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可怕。許多經過院方證明全癒的患者，事實上再也沒有危險的可能。他們獲得了解救，滿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人生，歡天喜地離開了醫院。但是不久，他們又懷喪地回來了。因為他們回家以後，父母懷疑着他們，朋友逃避他們，太太用手帕掩着鼻孔遠離他們，孩子們看到影子更是逃得無影無踪，甚至有人用仇視的眼光對待他們。如想尋找工作，那更比登天還難。所以他們最後唯有回家了，回到這個「大家庭」來。在人道上，他們是無辜的。他們也有受過相當的教育，也有幹過相當的事業，他們也有過快樂的日子。他們的「一顆心和我們完全沒有二樣，他們受到嚴重的歧視是不合理！難道他們自己情願生病嗎？」

各位仁慈的大德居士們：請您們伸出寶貴的援助之手，給可憐的難友們大量灌輸同情和安慰吧！阿彌陀佛！

還在裝洋，我們向他做了個鬼臉，於是大家都笑了。

「伯父伯母呢？」紋玉問道。

「都不在家了！」他又說：

「請到我的書房裡坐吧！」我們跟着他出了後門，約十多步的光景便到了。這是一所新建的平樓，和剛才的房子是一樣的款式。

「我便在這裡自修！」只見房門上的空白呈現着「懺悔書房」四個大字。他引我們入了房內後，又出去了。

「我注意到門板上貼着一張字

「往昔所作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；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今在佛前求懺悔！」

我再打量了一下整個房間的佈置，書桌前掛着一幅極樂世界圖，左邊是一座觀音大士像，壁的四週都有國畫黏着，這樣的佈置，不難使人猜到主人的身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夢谿捧茶進來了。

「夢谿，你最近常作畫嗎？」田老師問道。

「是的，這幾月來，我常以繪畫來填補心靈的空虛。」他若有感慨地望着壁上新繪的畫說。

「夢谿，你怎麼會有出家的念頭呢？」打開天窗說亮話，紋玉終於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。我的口才本來就差勁，尤其在這種場合，我只有靜靜地聽他們說話。

「紋玉，我早已知道你們的來意了。」他回覆說。

「夢谿，我們不是不讚成你出家，只是你現在年齡還輕，所求的

學問不多，青年人的幻想是美麗的，他們有的是熱血和勇氣，對事情多半憑着勇氣去幹，我希望你對出家人途慎重考慮，現在後悔，總比將來後悔好些。」田老師苦口婆心地勸導。

「田老師，謝謝你和同學們的美意，不過，對於我此次出家，請你們放心，這是理智的決定，而不是感情用事！」他還那麼倔强的回答。

「那我問你，你為什麼要出家呢？」田老師問道。

「是不是爲了環境？或是爲了失學？我希望你能坦白地告訴我們，我們都會盡力地替你想辦法的。」紋玉像法官似的問夢谿道。

「老師，紋玉，育玉你們都爲我這次出家是爲了落第，或者是感情上受了刺傷，不會的，假如真的是這樣，也就失去了出家的真理了……」

「那爲了什麼呢？」我實在不耐煩地問道。

「說來也簡單得很，人生是苦、空、無常的，你們看前幾天報載章嘉大師的圓寂；又如三十年前的影壇紅星楊耐梅落爲乞婦。這些都是對我們說明人生的苦惱和無常。多少榮華富貴，到頭來，還不是落得一場春夢。」他愈說愈激動了，當時我恍然大悟，原來早晨雨中尋趣的人兒是他無疑了。

「那麼你出家後，就可以躲避現實了嗎？你的父母把你養育得那麼大了，你未盡到子女的責任就出家了，你對得起父母嗎？對得起國家嗎？對得起自己嗎？」老師在校

時訓話的聲音又出現在我們的耳旁了。

「出家是爲了解脫的，不但爲了自身的解脫，也爲了一切衆生的解脫，自然包括父母師長，一切人類在內，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孝。惟有令父母師長慧命的增長，得到永久的解脫，才是真正的孝，澈底的孝，」夢谿聽了田老師的訓言後，並不罷休，一連串的宏論，像紙炮似的那樣響亮。

「夢谿，你不能現在和我們到臺北去一趟！」紋玉轉變攻勢了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同學們都在車站等你，老師也希望你能見你帶髮時最後一面，你總不能讓我們失望吧！」紋玉要求地說。

「我家裡沒有人在？明天再去好嗎？」夢谿想用金蟬脫殼的方法借此脫身。

「明天待你出了家再去是嗎？門上了鎖不就可以了嗎？」夢谿被迫得沒有辦法了，只得答應。

我們離開了三峽，在車上的時間是那樣的漫長，只見田老師和紋玉盡量找些笑話和美麗的回憶，說給夢谿聽，希望他避開不愉快的事，然而他的面上只是表示着迷糊，不知道怎樣才好似的。

「讓他靜靜吧！他的腦海中正在打架呢？」我最後貢獻了這個意見。車外的雨點時疏時密的仍然下着，車內是靜寂一片只聽得隆隆的開車聲。

「大概走了一個鐘點左右，汽

車駛入了臺北街道了。北門郵局大樓呈現在眼前。

「嗚！」汽笛鳴了一下，臺北站整個的看見了。在西站的候車室裡，許多同學都一擁而上的圍着夢谿，問長問短，面對着這些金錢買不到的友愛時，夢谿被感動得一直拿手帕擦眼睛，是友誼的細砂走入了他的眼睛。

「夢谿，恭喜你看得破，放得下！」塵影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他首先拉住夢谿的手恭祝。

「夢谿，金老師昨天到××精舍去了，那位替你剃度的大法師，早兩天就回南部了，他還留下了一張便條給你呢？」說着錦拂把便條交給夢谿，他看完了後，長嘆了一口氣，只見便條上寫着。

夢谿：

你現在還是在求學中的青年，應該把全部力量求取世間的學識，學佛不一定要出家，我希望你效法維摩居士。我走了，以後再見吧！祝你快樂

不慧××合十×月×日

「××法師真聰明！」同學們看了後，都不約而同地稱讚着說。

「明天我們大家到青草湖去玩！」田老師呢？只見得意高興得跳躍起來道，他一說到田老師時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田老師身上，只見田老師站在服務臺旁，呆呆地望着這班學生，微笑地點頭。

隱沒在雲層半個多月的太陽，也露出了笑臉。

丁酉仲春智翰完稿於峽峯